**我的大教育观**

**长海县第八中学 张昇**

每个人都有着属于自己的教育观念，各有不同，而这教育观念也会随着时间与阅历不断充实而改变。作为教师，在教育观念上的理解与思考，更是深入。我把我的那份，妄称“大教育观”。今日，且谈谈我的“大教育观”，若博君一思，也算不枉耗去这一时闲暇。

“大教育观”一词的由来，还要从前段时间热播的电视剧《人民的名义》说起。剧中政法委书记高育良案头长年放的是一本《万历十五年》，也正是对这本书的推崇和喜爱，让官二代商人抓住契机，以文化包装美色，致使这位曾经德高望重的高书记深陷迷途，积重难返。恰巧，我在学校图书室发现了这本《万历十五年》。本着对历史的尊重加之对这本书的好奇，我抚去它的灰尘，抱着尝试的心态品读。这一读却欲罢不能，引发了许些思考，还要读第二遍，甚至上网买了一本，留作日后再读。

《万历十五年》的作者是黄仁宇，抗日战争期间从南开大学辍学参军，先后赴印、缅作战，退伍后前往美国密歇根大学学习历史，获得博士学位。本书写作历时七年，先后获得美国国家书卷奖和历史类好书的提名，被美国多所大学采用为教科书，足见内容的真实与严谨。本书为纪传体，以万历十五年为节点，选择了万历皇帝、张居正、申时行、海瑞、戚继光、李贽等人，以恢宏谨致的文笔，从不同侧面呈现了一卷身临其境般的万历年间官场、文化百态图。基于翔实的资料和深入的研究，作者用向后三百年的视野回看这段历史，并且横向对比了欧、美、日等地区和国家的发展，对这段历史进行了独到的分析，让人耳目一新，叹为观止。而这种向后三百年回看历史的方式与观念，被黄仁宇自称为“大历史观”。

于教育而言，不必向后三百年，三十年即可，若能以三十年后的视野回看当今的教育，必然会有意外的收获。当然，我们无法知晓三十年后会发生什么，但我们可以立足当下，回看十年、二十年、五十年，甚至是千百年的教育历史。我们还可以横向对比不同地区和国家不同时期的教育发展，来帮我们对未来有所预见。

我们学习历史、研究历史，最重要是以史为鉴。我们回看教育的历史与发展，再立足三十年后回看今天的教育，定然可以为当下的教育提供更好的方向。这就是我的大教育观。

教育的对象是人，施教者也是人，都在不断成长、发展。要怎样成长，朝什么方向发展，这是教育要思考的问题。当然，这个发展方向并非无微不至，教育不是工厂，生产出标准化的人，教育是要成为每一个个体进步的阶梯，让受教育者站得更高，看得更远。

然而在高考大棒之下，成绩对受教育者人生轨迹的影响不言而喻，甚至出现了唯成绩论，只要成绩好，其他无所谓，只要考上好大学，人生不再愁。在这种论调下家长怕孩子输在起跑线上，于是把财富、精力倾注于子女的教育，学区房、补习班等教育相关产业应运而生，甚至出现了官方导向的衡水中学、毛毯厂中学等高考加工厂。这些学校用所谓的“北清数”，也就是考上北大清华的人数作为标榜，吸引着无数家长学生前仆后继成为他们的拥趸。可笑的是，就在前不久，衡水中学与衡水一中的一场纠纷，让这只风光无限的高考产业化领头羊贴上了另一个标签——违规办学。而这种超级中学的成长过程，折射出的是在高考之下，我国推进依法治教的艰难。

不过这依然无法阻挡超级中学的遍地开花。就在去年，衡水中学平湖校区的开办，在当地引起巨大反响。浙江省教育厅基础教育处处长方红峰直言：“它眼睛里只有分数没有人，跟我们浙江以人为本的素质教育理念不符合”，“我们浙江不需要”。杭州某校长更是怒斥：这“简直就是浙江素质教育的倒退”。但他们无法阻止万千家长把孩子送进这所工厂，成为谱写这教育神话的一个音符。

衡水中学平湖校区这空穴来风的潮涌般的质疑，根源在于衡水模式的核心已不仅仅是应试教育，而是以更激烈的手段，把全省各级地市的优质生源汇聚到一校或少数几校，进行更高强度、更激烈竞争的应试教育。单看应试成果，衡水模式的成功毋庸置疑，但从教育的育人本质来看，这种模式就有待商榷了。黄冈中学的衰落尚有余温，衡水中学的未来亦有迹可寻。倘若再站在三十年后回看衡水中学，恐怕只剩一声叹息。

几位衡水中学毕业生拍摄了一部名叫《起风了》的纪录片，真实地反映了衡水中学内的点点滴滴。记录片导演，就读于西南大学的李莹（化名）说：“毕业走出校门后，最强烈的感觉就是衡中三年和外界的记忆有些断片。”对于衡水中学的是非，她用片中一位衡水中学教师的回答总结她的观点——“存在即合理，改变不了就去适应”。另一位就读于北京理工大学的衡水中学毕业生米一（化名）则说：“上了大学后，我发现大城市来的孩子真心强，课外爱好更广泛，眼界更广，衡中在我心中明显不是神话了。但要是没有衡中，可能我连见识到这个差距并努力弥补的机会都不会有。”这或许就是衡水中学存在的意义。但记者问及“假设衡中一直没有变，你会让你的孩子去读衡水中学么？”李莹毫不迟疑地回答：“不会”。

就在很多地方还在为衡水中学的是非争论不休的时候，更多的教育者仍在基层的教育一线上为如何上好每一堂课，如何更好地把知识和道理传授给学生而探索。教育者总是很单纯，理想化，梦想着可以倾其所有，让自己教的孩子个个成材。然而现实总是会无情地敲碎梦想，成绩总能扮演着标尺的角色丈量着一个教育者的价值。于是各种“赏识教育”“狼性教育”“挫折教育”如雨后春笋般地出现，成了很多教师和家长的圣经；“东庐”、“洋思”、“杜郎口”迎来了全国各地的膜拜。一番又一番热潮之后，学校还是学校，教师还是教师，学生送走一批，又来一批，怎样的教育才是更好，仿佛是未解之谜，依旧盘亘在教育者的心头。

不妨看看三十年前的学生们，现在干什么，在社会扮演者怎样的角色，经历着怎样的人生百态，或许会给我们启发。如今的所谓成功人士，不见得是当年成绩名列前茅的翘楚，而看似碌碌无为的人，可能正在享受生活的安乐的同时为社会做着应有的贡献。或许很多教育者看着曾经的得意门生没有成为自己理想中的样子，很是错愕叹惋；发现曾经在自己在心中不可救药的孩子安居乐业，反而要怀疑人生。其实不必错愕叹惋，更无须怀疑人生，何不立足当下，用更大的教育观多做一些思考，思考一下我们的教育究竟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？是“品学兼优”，是“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”，还是“将来对社会有用”的人？无论是哪个理想化的存在，在个人层面需要的，不仅仅是成绩，还有德行、眼界、理想……如何在面对每一个不同家庭环境、不同成长历程的学生时找到那个属于他们独特的那个平衡点，或许是我们教育者更多该思考的问题。

马云在刚刚结束的阿里巴巴年会演讲中说：“这个世界需要每一个人都非常明确知道自己有什么、要什么和想做什么。所以阿里巴巴可以失去一切，但是不能失去理想主义。”一个教育者，更应该知道自己有什么、要什么、想做什么，只有我们自己对未来充满理想，才能让这理想成为孩子们未来的现实。

责任编辑：于淑华